

影视在线

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评电影《明月几时有》

●15 广播电视编导 王萌

“明月几时有？”在九百年前苏轼的时代，是一个无法回答的谜，问之痴迷、想之逸尘。初唐诗人陈子昂也言，“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此中境界，于沉静之中更见别意的深沉。在《明月几时有》这部电影中，情感也是如此深沉。离别与团圆，却殊不知何年何时才会迎来抗战的胜利。亲爱、爱情、友情，都变成了拳拳爱国之情，辛酸之余更显伟大。

明月作为常见的中国古诗词意象，从古至今被引用千千万万次。许鞍华导演的这部《明月几时有》，也借用了月亮的气质。“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出自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这部历史题材电影借东坡之语，抒爱国情怀，可谓是一次跨越古今的精神交流。短短五字为题，更是一语道出片中方姑、锦荣、刘黑仔等主人公对抗胜利，家国团聚的期盼、憧憬、理想……细细回味，颇有意味。电影中，由霍建华饰演的“卧底”

李锦荣，不断地吟诵起这首《水调歌头》，将中国人团圆的情节展现着日本鬼子面前。不仅同电影的片名相呼应，也呼喊出了整部电影所有人物的希冀。

提起香港电影，许鞍华的名字总是如雷贯耳，尽管有人说她的电影叫好却不卖座。她的电影多以女性为描写对象，本片中，周迅饰演的方姑就是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许鞍华作为一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出较为独特的一面，细腻，多面且生动。

许鞍华电影中的角色经常处于一种离散、漂泊、迁移或放逐的状态。她的作品也总是涌动着一份香港情怀。香港电影近年来与内地文化世界文化交流、融合，但许鞍华从影三十年来，却坚持再现、描绘一切有关香港人的生活方

份的发展。

电影在2017年7月上映，恰逢香港回归20年这一历史时刻，可谓是献礼祖国的一大力作，20年的光影记忆，却历久弥新。这部电影在主题上，不仅涵盖了文人的跨界往返，方姑与锦荣、与母亲的离散叙述，还涉及了身份追寻。这也是许鞍华模式下常见的探索与表达。主人公经常在不同的国家、城市、地域跨界往返与流转。与此对应的是香港作为“中转站”与“流徙地”的文化割裂与身份游离。影片开场矛盾、邹韬奋等中国近代文人们历险返回内地就是香港作为“中转站”的身份诠释。

《明月几时有》将香港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热血抗战史搬上荧幕。将香港各个阶级群众团结一致，营救茅盾等近代文人士的故事、东江纵队在大时代背景下勇于与日本侵略者抗争的故事、方兰与母亲之间爱国与分离之间的抉择与深情

的故事交融在一起。影片并没有花很大的篇幅来展现反抗的热血和悲壮，而是更侧重以小人物视角展现粗茶淡饭。在家国情怀的主旋律背景下，展现香港小人物的情感诉说。以真实的故事为蓝本，展现平凡伟人身上不渝的信念。为受众传达出“我们的时代终会到来”的坚定信念。在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叙述上，着重展现人物关系和人物情感的描绘，细腻之余也尽显其与一般主旋律历史抗战作品的不同。没有流水账段落的拼凑，剧情连贯，有着明确的主题及主人公，这个故事的背后，本就是一份中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这是一部香港民众的抗战片，这是一部动作片、一部谍战片，但我更愿意理解为，这又是许鞍华聚焦香港本土的一部小人物生活情感片，一切都是真情的流露，一切都是凝聚香港人独特历史、记忆等鲜活生命力的表达。

通往胜利的道路并不遥远，这一分手，却仍不知何时再见。

诗情飞扬

走

●16 级创意写作 袁梦

昨夜，我在这儿静静地走
听着荷露滴落的清响
那风也柔情似一湾潮水
裹挟草木的清香荡漾

昨夜，我在这儿静静地走
夜未央，而华灯初上
虫儿的梦吃好似过去的故事
把夜的颜色点染得昏黄，昏黄

昨夜，我在这儿静静地走
稀疏的星星无语
木叶在黯淡中凋零
竟好似无力的问号
敲击着沉默的心

昨夜，我在这儿静静地走
和风月和星
人习惯于夜色中隐匿
使我疑心世界被按了暂停

啊，在这暂停中的世界
唯独走动的
是昨夜，我的脚步
和不懈追寻的心

你的眼中，只剩下那扇愈来愈近的房门。一切声响都消失了，你看到内心漆黑的深渊，脚下是一片虚无。但是，你能清楚感觉到自己在无尽的虚空中，正无声地坠落。你想嘶吼，可连将嘴唇分开的一丝力气也使不出。门开了，露出了一条小缝。三小时前，205的房门缓缓打开，一个中年男子的光头探了出来。

“您好，客房卫生服务。”

借着扭头的机会，你偷偷地瞥了眼卫生间的镜子。背对着男子，你知道在那道狰狞的疤痕下，一对斜翘的三角眼还在盯着你。你假装未觉，只是尽职地打扫着卫生。

一阵手机铃声骤响，男子接听后便默不作声地从卫生间的门口走开。你蹑手蹑脚趴到门边，小心地探出随身携带的打火机。透过金属的映像，你看到男子空出的一只手正将阳台的门关上。

你立马来到了马桶边摸索着刚刚从镜子中看到男子瞥的地方。在水箱的夹层里，果然被你找到了一本小册子。一边平复着心情，你一边熟练地掏出袖珍相机拍起照来。

“嘘”，门关上了。

你按捺下激动，缓缓地在走廊中走着。

“别走！”

你怔住了。

“回来，那服务生。”

你吞咽了下发干的喉咙，转过身，看到男子的手伸进了他的夹克里面。你竭力保持着微笑。

他要掏什么东西？枪吗？

你缓缓地走向男子。

怎么办？躲开还是冲上去制服他？我怎么暴露的？

各种问题在你的脑中纷飞，就在这个时候自己的神经要绷不住的时候，终于看清了他手中的东西——一个皮夹子。

“这是小费。”

你愣愣地接过去递来的钞票。

“你知道林南街的棚户区吗？”

男子的话传进你的耳中，你没去在意，眼睛只是愣愣地看着他将皮夹子收了起来。

“怎么啦？那地方拆迁了？还是你不知道那个地方？”

你还是没有回答，男子终于关上了门。

你茫然地走着，脑中尽是那个男子的模样。

“这是你此次任务的目标，他可能是一个贩毒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李队长的话在你耳中一遍遍响起。你想要发泄，紧握着双手，却什么也抓不住。你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甚至有了二十三年前，父亲出车祸前带你去游泳时，那种窒息的感觉。

门缓缓地露出了一条小缝。

“好的，继续监视。”李队长放下对讲机，这才看着你，“怎么样，有收获吗？”

品茗赏文

取证

●15 创意写作 辜喜灿

你想说话，可喉咙却堵着，漏不过一丝的气流。你紧攥住相机，不敢去面对李队长的眼睛，颤抖地将手举到身前。

“放松点。以后会习惯这种阵仗的。”

卫生间里，水龙头“哗哗”地响着，你咬着嘴唇，泪水止不住地流着。

“上头下命令了，让我们实施抓捕。但一定要确保拿到那账本。”李队长将各小组组长聚到一起，进行着行动部署，“等嫌疑人叫大堂服务时，就行动。行动组一定不能迟疑，门一开，马上控制住嫌疑人。”

你缓缓地向205走去，脖子变得僵硬，双眼不去看门两侧的墙边一个个严阵以待的队友。背上、脖子、头顶的汗水透着丝丝寒气扎进你的皮肤，你竭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颤抖。

“妈，我想当警察，我不怕危险！”那是五年前拿着高考志愿表的你，面对满脸风霜的母亲，想着要撑起你们两个人的家，不让母亲再受丁点的委屈。

光头男子的形象映在了205的门上。你看到他的头发迅速地长出，抬头纹隐去，疤痕消失，肤色变浅……眼睛变得越来越柔和。

你绷得颤抖的手落到了门上。

“咚，咚”

门在“吱呀”声中缓缓打开，躲在门两边的人立刻扑倒了开门的男子。

“拿到了！”账本被高高地举着。

你蹲在男子身边，抽出他的皮夹，看着里面夹着的照片，眼神慢慢地涣散了。当眼前男子颓丧的脸与你记忆中二十三年前那张脸重合时，面对这个当年驾车逃逸，抛妻弃子的男人，你发现自己心中并不单单只有恨。

“爸……”

跌坐在地上的你比他还高，你俯视着被七手八脚重重压在地上的他，一如当年被他双臂高高抛起时俯视着他的样子。只是当时棚户区俩人的笑声，如今只有你一人无言的泪水。

感悟人生

我的红桃粿情怀

●16 工商管理3班 陈珂

总有一些东西，有着浓浓的乡土气息，一方水土，一方物什，一方人的情怀和眷恋。

我的家乡，是那种大街小巷都有美食的地方。但在味蕾中停留最久的，是阿嬷做的红桃粿。红桃粿又称红曲桃，因其造型而得名，取其好运、长寿之寓意，成为供桌上的佳品。

那樱花色的粿皮，弯弯的桃型，夹着糯米的黏，绿豆的香，是厝角头弥漫的食物香气，是阿嬷手中缔造的神奇。更为神奇的是，一个红桃粿甚至可以做出咸甜两种味道，咸香予你，香甜予我，倒是不错的搭配。

舌尖上的红桃粿，是一方手工艺的传承，也是一方人的记忆。

一屉屉的红桃粿，是拜神的节日里独有的佳品。每年，七月半，或者是小村里“劳热”的前一天，阿嬷总要忙活一个下午。我阿嬷做了四十几年的粿，她的一双巧手，在我的童年中打开了一个个性鲜明的世界。

水和面粉本是松散的东西，但在阿

嬷手里，它们的比例恰到好处。有一个词，叫“化腐朽为神奇”，或许阿嬷就是拥有一双这样的手。那些水和面粉，在阿嬷的手里，慢慢变得粘稠，不似饺子皮那般薄透，也不像包子皮那般松软。在她的手里，成就的是柔软而有筋道的粿皮。揉搓粿皮之时，加一点点食用的胭脂红，看它在粿皮趋于粘稠之际晕开，那粉红的成色，像桃花绽放的时候那样好看。我也试过在大陶盆里学着阿嬷的手法揉搓，可我的粿皮始终没有成型。

年复一年的，我搬着小板凳坐在厨房的柱子旁边，看阿嬷做粿，从五岁，看到了二十岁。小时候我常常觉得，可能我阿嬷是厨神下凡吧。红桃粿、鼠壳粿、甜粿，她都会做。后来我才知道，那不过是前人方法的流传和阿嬷四十年摸索的结果。

她教我，要把面团搓成小陀螺形状；她教我，把小陀螺捏成碗再放馅料。可我每一次，都把它捏成了一个盘，放入馅料后，老是包不起来。稍微长大一点，我开始担任帮阿嬷印粿的工作。她

常说：“做粿的是徒弟，印粿的才是师傅，你现在可是我的师傅嘞。”

“哦？那本师傅要吃三大个！”

帮着阿嬷做粿的时光，看着她笑意盈盈地制作红桃粿，还有妹妹时不时过来舀一勺子的糯米饭，那是我对于红桃粿的记忆。我记得，阿嬷说，旧时的潮汕，女方出嫁之前要做红桃粿给男方吃，男方的家人会根据粿来判断女方是否细心、手巧，而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说法，也不再要求每个女孩子都会制作红桃粿了。我吃着那凝着传统的，有着阿嬷记忆的红桃粿，觉得外面的那些东西，全都比不上她的手艺，也全都满足不了我的情怀。

一个红桃粿，代表喜庆，代表热闹，也代表着一种文化符号。“粿”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连同粿印里雕刻着的纹路，也是一方文化的象征。四十年的做粿经验，成为阿嬷半生的情缘；十五年观看制作的过程，成为我儿时的记忆，少时的情怀。

我终会把小陀螺捏成碗，让六十三岁的阿嬷吃到二十岁孙女的红桃粿。

流金岁月

被遗忘的小区

●17 编辑出版学1班 刘婧媛

我儿时居住的小区，是我目前记忆里最庞大辉煌的建筑。

它的占地极广，每栋楼之间相隔着很大的距离，保安的日夜巡逻需要骑自行车。夏天茂盛的树木勃勃生长，南方城市四季翠绿的树叶直接伸进房间的窗户里。

用于行走的大理石块被切割成不规则的形状镶嵌在地上，小时候的我跳跃着，想遵守着自己定下的“踩在同一个颜色上”的规矩。

还有人造的瀑布。夏天是有水的，水帘子从石砌的台子上一层层落下，我想拦住一汩水流，却总是无功而返。冬天停水的时候，就可以一层层踏上顶端了，把瀑布的源头踩在脚下。

假山立在水池上。水池是鹅卵石铺就的，旁边还延伸出几道水渠，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里面有蝌蚪，那大概是我人生中和软体动物最亲密的接触了。那时的每个夏天，我都会跳进去捉蝌蚪，但总是几天之后就被家里扔掉了。据说它不是青蛙而是蛤蟆，但至今也无从考据。

我家住在花园最中心的一栋楼，楼下是管理处，住着花园的清洁工们。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爷爷，他被晒得黑亮，笑起来的时候褶子在太阳下反着光。他每天都戴着一顶编织帽，推着装满枯黄的落叶和垃圾的垃圾车在路边走着。他最喜欢哭。他和我妈闲谈时说，来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不在家里闲着，不用拿孩子的钱看别人的脸色，自由自在。

我家对面的一层是收费的摩托车单车保管处。那里的白天黑夜总是很昏暗，白天是采光不好，晚上大概是灯开得少的缘故。那里也有一个老爷爷，他隐约记得他在里面的房间，不太洁白的蚊帐，一套木桌椅。一墙之隔的都是车，墙上挂着一块价格版，贵的便宜的价格都一样，禁摩以后写着摩托车停放价格那半边已经相当于作废。

曾经，这是一个事业单位的福利小区。在上个世纪还有分配制度的时候，这个坐落于区政府后边的小区是所有人的骄傲。楼下是医生，对门是同事。孩子们大多在大家住进来的一两年后出生，因此我们有很多同龄人。大家从花园的，也是全区的唯一一所公立幼儿园毕业，又进了大门开在花园里面的全区第一的小学，九年都被安排进专门的班级来延续同班同学的身份。

可是啊，随着周围不远处的高楼拔地而起，电梯房的普及，许多人纷纷离开了这里。新住户慢慢变成一些低收入群体。后来，政府撤资，物业移交给物业公司，于是花园逐渐破败，瀑布四季都停水，假山下长满枯草，几乎看不见曾经满花园巡逻的保安们。

每天来往的人群，只有从外面进来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他们来了又走，正如曾经这里面的人。

我以前从来不喜欢看乡村文学，不喜欢看乡土作家笔下的那些离村的人们和留下的荒败的田地。因为我从出生就是城里人，我生在深圳长在深圳。可

是现在面对着它，我突然明白了乡土作家们面对着自己人走茶凉的故乡时，内心是怎样的悲凉和无奈。

是的，这是深圳。

这不是中国北部中部西部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日益加快的深圳速度中，在城市化进程这个漩涡的推动下，还有那么一些地方，被静静地遗忘在角落。它们天上的云都快被卷进漩涡里了，却没有人想得起它们。

我不知道那个爱笑的清洁工和在昏暗的底层看守自行车的爷爷现在去了哪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被裁减或者解雇，还是说，他们早已不再需要了。

会不会没有人再需要停放自行车了呢？放共享单车需要收钱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也离开了那里。

我仍有位童年玩伴住在那里。我们大多数人只住了十二年，而他住了十八年。

我很想现在就点开微信问他，问他这一切的一切，问他，会搬家吗。

可是我不敢。

我不敢知道，更不忍心知道。

就让他们那样留在我心里，空着一个不清不白的结局吧。

可能几十年后的旧城改造，也未必能改得到那里呢？也许那个时候，我能把小时候住的那套房子重新买回来呢？

不知道曾在那里住过的几百户人家，还有谁会记得这个花园呢。

古村新绿

●16 产品设计 林慧欣

